

//城市印象

在一座城里慢慢老去

■王太生

一座城，若有云、有水，有湿润的空气，有我们熟悉的亲人和朋友，是适合陪伴人慢慢老去的。

我去找写诗的于二，他不在家，正坐在城南老水关上抽烟。老水关，是这座城里年头很久的一个隘口，古时城里的船到城外，都要经过水关。几年前，几个建筑工地的民工兄弟挖地基时，一不小心挖到了地下的老水关遗址，那些夯实的青砖一层一层地码着，中间用白糯米浆勾缝。这片遗迹重见天日，老日子、旧光景便好像一下子从中涌了出来。

寂静的地方，荒烟蔓草，于二散步时，喜欢到老水关上坐坐。他指着凹陷在地层下的那一小块坑说，这个地方就是老

水关，六百年前，这里有水，水流翻涌，船就是从这儿，嘎吱一声摇出城去。“一只船、一只船，就这样消逝在云雾烟水里。”于二悠悠地说着，仿佛眼前已经出现了水流和船只似的，影影绰绰的。

我望着暮色苍茫里比我大几岁的于二，眼角里有光，脸上皱纹已显，鬓角上泛起初春的晨霜。

一个人就这样在一座城里慢慢老去，直至终老于此。

我的外祖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，在他还很年轻时，就带着做皮箱的手艺，来到这座城。一座城，有四个门，分别以不同的姿态来欢迎和接纳这个来自小镇的年轻人。我至今不知道，当年外祖父是从哪个城门进城的？刚到这座城时，

他是否回望故乡？他在这座城生活了几十年，86岁那年离世，在这座城里终老。

我又想起我的外祖母。她年轻时大概是在一个杏花春雨天里，坐着船来到这座城的。她在这座城里没有正式工作，仅靠外祖父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。在这座城里，外祖母做过小贩，卖过紫萝卜和苹果，还炸过油端子。她在这座城里一天天老去，最后成了这座城里某条街上，一个待人和蔼客气，操着一口异乡口音的慈祥老婆婆。

我是这座城里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会走动的树，比谁了解这里最热和最冷的一天。

大概十年前的一个初春，我和于二曾做过一个实验，在户外，如何找一个地方来躲避这座城夜晚的清冷？在万籁俱

寂的深夜，我俩坐在一辆停放在小区的人力三轮车上，放下雨篷帆布，感觉躲在狭小空间里，一点也不觉得冷——其实人力三轮车的内置空间是暖和的。有几个人从车旁经过，他们不知道半夜泊在路边的三轮车里还有两个人。那辆车上，有一个耳窗，我们撩起窗帘，可以洞察市井百态。

微闭上眼睛，我似乎能够熟悉分辨这座城的每一处市井声，在那些平凡人物的大笑与争吵里，分析他们因什么而开心，或为什么而恼怒。就像这个城里的人们称大院不叫大院，叫“大门”，沈家大门、季家大门、支家大门……每一个大门里，都演绎着不同的故事。

门是一个宅子的头脸。人们到一处屋宅时，先不急于看

院内陈设，而是先看门。门有多高、多宽，宅子就有多大。

我还认识这座城的100个商贩，他们分布在大街小巷不同的角落。商贩的售卖水平，展现出这座城的一部分智慧；商贩售卖的特产、物产，则反映出一座城的属性。我享受过这座城里的惬意时光，也了解这座城里最艰辛的生活。一个卖蔬菜的小贩曾对我说，在滴水成冰的冬天，天未亮，黑咕隆咚的，他一个人蹬着三轮车，到郊外的蔬菜批发市场去进货。回来时，他穿的棉衣里贴着皮肤的棉毛衫已然湿透，头发、睫毛上挂着凝结的霜。

人在年轻时总想到外面去闯荡，不愿长久地只待在一座城。我从前甚至想过自己会住在北方或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内心浮躁、不安，年轻的我便想去许多地方流浪，以至于具体到一个有山有海的城市，在那里找一份工作，干上三年，游遍那座城市的角角落落，之后再换一个地方漂泊。到了中年之后，我生活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接地气，不急不躁，徐徐而行，持续在一座城里东张西望。

春天在东门看柳，夏天守西门捕蝉，秋天去南门垂钓，冬天于北门买菜。一个人能在一座城里与熟悉之物终日为伴，慢慢老去，也不失为一种莫大的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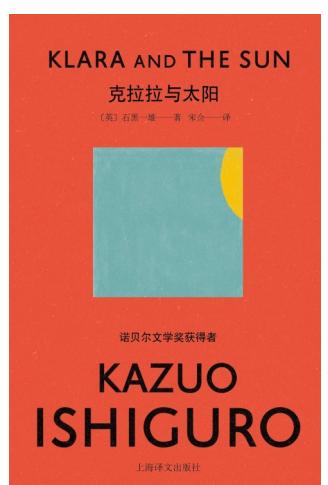
//新书速递

书名：《克拉拉与太阳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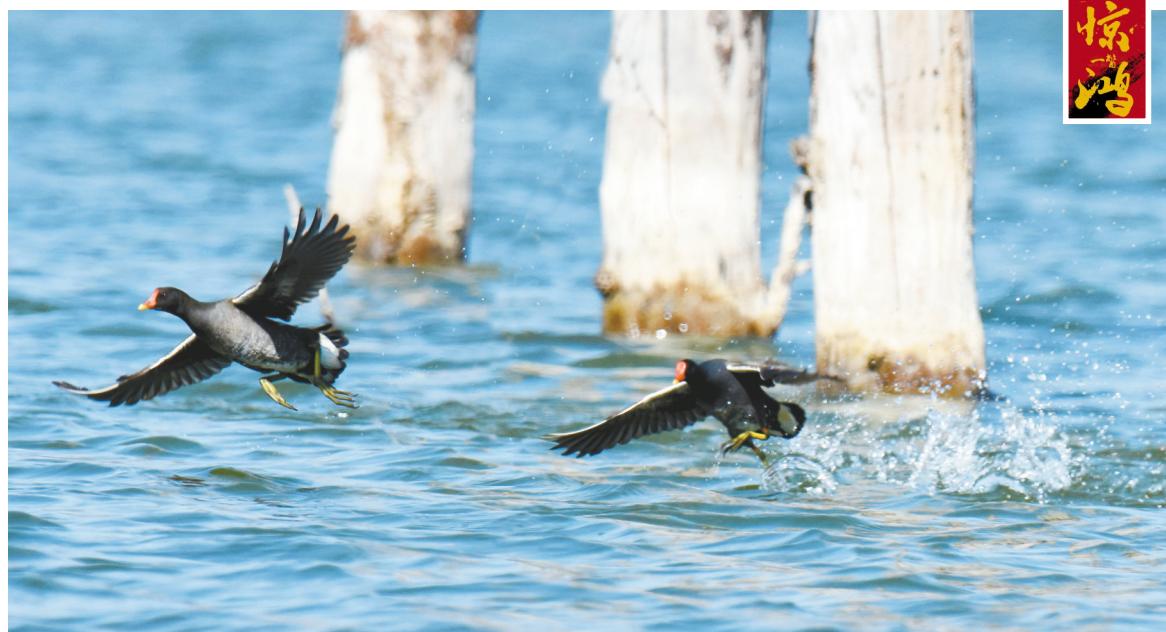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【英】石黑一雄

简介：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（AF），具有极高的观察、推理与共情能力。她坐在商店展示橱窗里，注视着街头路人以及前来浏览橱窗的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她始终期待着很快就会有人挑中她，不过，当这种永久改变境遇的可能性出现时，克拉拉却被提醒不要过分相信人类的谎言……

在《克拉拉与太阳》这部小说中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通过一位令人难忘的叙述者的视角，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，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究竟什么是爱？



竞逐春水



李陶摄

//闲思随笔

■朱辉

自从进入网络时代以来，武汉大学的樱花更是声名远播。每到春季，不仅武汉市民，全国各地的游客都纷至沓来，期待一睹花容。去年是个例外，樱花盛开时节正值武汉封城，樱花们第一次静悄悄地绽放。虽然无人来到树下，赏花之人却很可能多于往年。因为当时多家电视台、网站推出了“云赏樱”节目，宅在家里的武汉人、湖北人及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通过屏幕观赏到了武大樱花盛开的景象，缓解了长期居家带来的不适。

“等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相聚珞珈山赏樱……”那时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。实际上，我们并没有等上整整一年，因为武大樱花今年开得

去武大看樱花

格外早，2月底就迎来初放，据说创造了数十年来最早开花的纪录。气象台早早预测，3月11日起，会有一波晴好升温天气，武大樱花将迎来盛花期。怀着感恩之心的武汉人，没有忘记去年逆行支援的抗疫英雄。特意挑选了3月13日、14日这两个樱花有可能开得最好的日子，专门开设了“抗疫医护人员赏樱专场”，面向全国援鄂医疗队员和湖北省内抗疫医护人员开放，并安排专人接待、志愿者讲解……

回想并不遥远的本世纪初，“该不该去武大赏樱”的话题曾引发热议。有的人认为武大樱花是1939年侵华日军种下的，属于国耻，去武大赏樱就是不爱国。其实这种争议在当年抗战胜利后就曾出现过，有人提议砍掉那些樱花树，当政

人员最终决定将它们保留了下来。其实日军在武大种下的28株樱花树到1957年就基本死光了。1972年中日建交，日本首相访华，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樱花。由于周总理曾住珞珈山，在那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，所以将其中50株转赠给了武大……

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，才能避免陷于一知半解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追溯樱花种植的历史，其实它也并不是舶来货，樱花原本就起源于中国。日本权威著作《樱大鉴》就有记载：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。秦汉时期，宫廷里就已开始种植樱花；到了盛唐，从宫廷到民间，樱花已经遍地开花，日本遣唐使、留学者此时才将之带回日本……

人一缺乏文化自信，就会

变得狭隘、偏执，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长了一颗“玻璃心”。而文化自信的树立，前提是得了解并认可自家文化。最近十多年，随着信息普及和全民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，关于该不该去武大赏樱的争论，终于销声匿迹了。

如今武汉市民春游，去武大赏樱往往是首选。尤其我们这些武昌区居民，去武大樱花大道打卡是春游标配。我们家是上海支内移民，亲戚主要分布于上海、浙江。每年去武大赏樱时，我都会将照片传到亲友群里，让千里之外的亲友也一饱眼福，共享这一份岁月静好。

完成了网络预约登记，我准备出发去武大珞珈山看缤纷樱花，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……